

汉语修辞论

武占坤

著

HANYUXIUCI

XINLUN

白山出版社

H15
W572

汉语修辞新论

武占坤 著

白山出版社

HAK82/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方文化丛书：汉语修辞新论/武占坤著·—沈阳：白山出版社，
1999.7

ISBN 7-80566-699-7

I. 北… II. 武…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784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23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 (沈阳) 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忠义 责任校对：武占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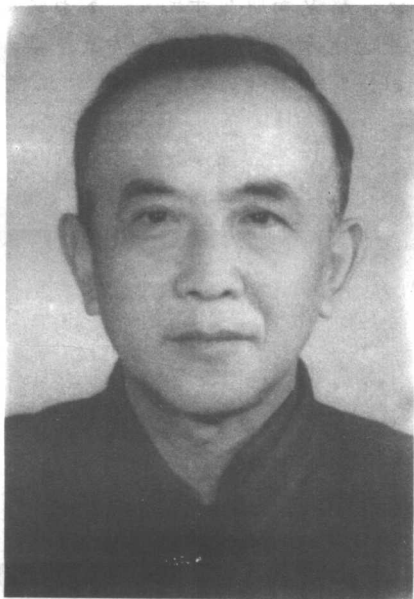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崔春昌

印数 1-1000

ISBN 7-80566-699-7/I·101

定价：19.80 元

作者简介



武占坤，笔名戈弋、占昆、占崑，吉林农安人，该人的一生，基本上当“民”做“子”的，当过臣民，做过国民，今为公民，在才智上是呆子，在识人上是瞎子，在生活上浪子，在棋盘上是卒子，在学问上是半吊子。在出身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于农安县第一中学，大学的经历几乎是三朝元

老；考的是伪满奉天农业大学，读的是国民党的长白师院，毕业于新中国的东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班。导师为孙常叙、郎俊章先生。大学的寒窗，整整十年，这叫赶上这拨儿了。儿时，学过匠：果子匠；当过官：猪馆、马馆；坐过馆：三家村的私学馆。曾充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社会职务：当过河北修辞学会会长；全国高校文改学会副会长；华北专家、艺术家联合会名誉副主席；河北民间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出版过《现代汉语读本》、《词汇》、《中华谣谚研究》。与朋友合编过《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概要》、《语言学概论》、《汉语及写作》、《汉字改革史话》、《谚语》、《说谚语》、《新编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实用汉语辞典》。主编出版的书有《现代汉语》、《汉字·汉字

改革史》、《书法教程》、《辞格通论》、《中国谚语集成·河北卷》、《中华风土谚志》、《汉语熟语大辞典》、《秘书工作概要》、《实用公关语言学》等。本人兴趣广泛，酷爱和朋友开玩笑，本书就是为和朋友开玩笑写作的，说长道短的地方，与旁人绝无关系，读者不要误会。本人一生“官运”、“财运”都不佳，穷酸至死。

休心

前 言

大师们看“修辞”，不过是文章写作的“雕虫小技”，我这本小册子，为“小技”当丫鬟，做小使，自然是“小”而又“小”了。渴望读者以看“婢女”的眼光读此书。

文章的灵魂是“题旨”，骨骼是“布局”，一般的修辞学一不管文章的“立意命题”，二不管文章的“布局谋篇”，不是“小技”是什么？但小技也是“技”，“技”就不是与生俱来的，就需要学习。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和同好交流学习心得的。专家无须看，作家不必看。

修辞学是语用美学。美神是清水神殿的神祇，一无权，二无钱，历来是很少有人向她朝拜的。本书向她进香，肯定是要背时的。在中国庙宇最多的是土地庙，几乎一村一个，一村之长嘛，谁不烧香？县官不如现管呀！

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见修辞学目中，只有陈望老一人孤坐在幼儿园的小椅子上，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他都只坐幼儿椅子，那么建国五十年来修辞研究成果，《大百科》也只好以无椅子可坐对待了，可能都被认为是“花褪残红青杏小”吧？果真如此吗？我想我为明白原因也该学习了。

辞格中心的《修辞学》体系，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坛上风行了近百年之久，已被修辞学史所肯定。前辈学者开拓这样一个学科框架，是有充分理由的，姑不论中国现代修辞学是否受到欧美修辞学体系的影响，就情论理来说，修辞是语用艺术化的学问，语用艺术从何“化”起呢？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

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遣词是语用的起步，辞格大都属于强化词语功能的模式，是强化语用的基础，是适应语境利用词语间相反相成的关系，辨证语用的结果，辞格虽然不是强化语言的全部方法，却是最常用、最主要的修辞手法，所以抓住了辞格，也就抓住了修辞的基本方法。故而辞格中心的修辞学体系的形成，我是理解的。但辞格不是修辞方法的全部，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辞格中心的修辞学体系风行了近百年，也变化了近百年。文章写好，本来就涉及多方面的条件，辞格中心体系的单薄性，原本就为其它课题的渗入，留了余地，所以，先有“锤炼词语”“句式选择”章节的加入，继之是“语体学”“风格学”“寻常词语艺术化”问题的加入。其实“词语的锤炼”“风格学”等，本来就是中国修辞学传统的课题，而今只是旧题新作罢了。再稍后，又有“语境”问题和修辞研究简史内容的加入，语境问题的加入，我能理解，因为这是陈望道先生早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到的“情境”问题，把修辞研究简史的内容也塞入现代汉语《实用修辞学》中，我就有点画蛇添足之感了。修辞学的框架变得如此的“滚雪球”，就因为既有的体系不够圆满。

本书也想“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宗陈望道，宗张弓，前辈学者的筌路蓝缕之功，不能灭。你再后来居上，总上不掉辞格的内容吧？陈望道先生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就简而赅的道出了修辞的原则，你的书写的花样再翻新，能翻出这个原则吗？如果说本书略有浅见，那不是因为我的高明，恰恰是由于我的继承。牛顿有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远一点，因为我是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本书就是在巨人肩上写作的。懂得修辞知识，对初学写作和从事文秘工作的人来说，总比不懂要好。当然夸大这种书本知识的作用是不对的。修辞技能本来是个实践性、修养性极强的本领。艰苦的写作实践锻炼，可以成为文章国手，大概施耐庵、曹雪芹，都没写过修辞专著。苦读书本知识的人，只能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这个小册子就是“纸上谈兵”之

作。

中华民族是个一向重视文章写作的民族，连春节期间春联的横批上，都有“文章华国”字样。一个国家有几部光耀世界文坛的作品，固然是好事，说明国家文化昌明么！但这不是立国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有句谚语说的实际：“孔子孟子不如谷子。”富国之道还在物质生产，不先填饱老百姓肚皮，一切都谈不到。历史上一个科举制，几乎把全部知识分子都引上作文章的道路，以至我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到了清末还作出了不少“孔乙己”，一旦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打过来，连文章里手的状元公，都得抱头鼠窜，更无论举人秀才孔乙己了。今天“窃书不能算偷”的孔乙己和“住土谷祠”的阿Q，都没有了。但我们的国际地位仍在第三世界里，挨人家导弹“导”，所以我们当前的急务是科教兴国、富国、强国的问題，而不是“文章华国”。我写作此稿纯粹是出于“打锣卖糖各干一行”，“卖啥吆喝啥”的原故。能写华国文章的人既无须看此书，也不必从此道。本书纯是我的学习₁笔记，此前出版的修辞专著，都是我学习的教材，著者都是我的先生。感谢教材，谢谢先生。

大师们写修辞专著，往往要开宗明义、引经据典谈“学习修辞学的重要意义”，立论于古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类的理由上。古人的话，千真万确，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千古不朽，至今我们还在读，的确因为它有文彩。张勃、李勃的文章为什么没传下来，大概就是“言之无文”吧。孔夫子的《论语》，语录而已，并不见得怎么“有文”，也流传至今，因为他是圣人之言，教育思想闪光。如果今天有个人站出来说，我是芸芸众生，人轻言微，既无王勃之才，又无圣人之圣，我的文章绝不会“行远”。我可以不学修辞罢，这就是将军。我的看法是，人类历史今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语言这个信息工具的使用似乎有了“公关”的意义。公关，公关，没话儿不粘，搞好公关，总得善于辞令罢！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辞就是锐利语言的磨石，你能说你不天天使用语言传递信息吗？你敢说，你能总不写文章给人看吗？你既然

要天天说话，有时难免还要写文章，那么话说得好一些，文章写的美一些，让人看了高兴，听了叹服，有什么不好呢？这就像一个人讲卫生，天天洗脸一样，并不都为当潘安做西施，卫生习惯也。爱美也是人之常情，话说得美一些，也是人生一种潇洒呀！修辞就是自己在文章语言上讲潇洒，个人在文化生活上的文明礼貌也，不必计较其他得失了。不愿意活者，还可以自戕呢，何况不愿学修辞，悉听尊便。我不主张把修辞的意义说的神乎其神。“文章华国”虽然不是当务之急，但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上不重自然科学，只重人文科学，是社会制度使然。封建统治者认为，人文科学有利于他们网罗人材，维持他们的统治政权，故而出现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局面。孔夫子所以“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也因为他言的是“忠君思想”，文章是宣传忠君思想的有力工具，所以被提倡。孔夫子当年要提倡“造反有理”，不当奴才，他也成不了至圣先师。恐怕历代皇帝都要开他的“批斗会”，让他坐冷板凳，而不是住大成殿。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文章华国”。

我们这块土地，是个出文化巨人的地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远在战国时期，就有先秦诸子的灿烂文章华国。到了汉代，又有两司马的文章华国，到了魏晋，又有竹林七贤的文章华国，到了唐宋时代，又有诗仙、诗圣和古文八家的诗文华国。一部《古文观止》至今人们还观而不止。有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华不过洋人，华不过英国的莎士比亚，华不过俄国的托尔斯泰，华不过法国的巴尔扎克。各民族的历史经历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文学艺术的发展道路也不同，在这里只有差异，没有华过华不过的问题，缺乏比较的同一条件。不能要求我们民族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正如我们不能要求英国人也写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我们没有莎士比亚，但我们有关汉卿与王实甫，我们没有写出俄国社会生活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但我们有曹雪芹，曹的一支彩笔，写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远在嘉道

年间，就享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盛誉。我国没有《人间喜剧》，但却有鲁迅先生如椽巨笔画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间鬼脸”。这和我国文章华国的传统就大有关系了，所以我想传统要传不能丢。如果说生产谷子是抱西瓜，那么维系这个传统就是捡芝麻了，“捡了芝麻漏掉西瓜”的蠢事，我们民族今天当然不能再干了。但我个人只会捡芝麻，不去捡芝麻，就失业了，就让我捡芝麻吧！

芝麻呀！开门。

作者

1999.3.1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关系篇	1
第一节 关系的意义和作用	1
第二节 《修辞学》的左邻右舍	2
第三节 《修辞学》的家族成员	6
第二章 本质论	7
第一节 修辞的本质	7
第二节 修辞的原则	9
第三章 美学观	14
第一节 美与美感	14
第二节 美的类型与用词	15
第三节 关于修辞美的几点说明	51
第四章 方法论	54
第一节 修辞方法论的特点	54
第二节 方法论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58
第三节 辩证语用的三原则	61
第四节 修辞方法的三层次	72
第五章 辞格论	84
第一节 辞格概说	84
第二节 辞格分类	87
第三节 常用或比较常用的辞格	88
第四节 辞格的兼用、套用和连用	185
第五节 辞格的体系性	187

第六章 语境论 (或机制论)	189
第一节 语境概说	189
第二节 语境的分类	191
第三节 语境的修辞功能	195
第四节 语用切境例示	198
第七章 选句篇	204
第一节 句式选择概说	204
第二节 长句和短句的选用	206
第三节 整句与散句的选用	214
第四节 主动句与被动句的使用	217
第五节 常式句与变式句的选用	220
第六节 完全句与省略句的选用	222
第七节 肯定句与否定句的选用	223
第八节 正问句与反问句的选用	226
第八章 语体篇	229
第一节 语体概说	229
第二节 语体类型	230
第九章 风格篇	238
第一节 风格概说	238
第二节 风格的三性	239
第三节 个人风格的六种情调儿	241
后 记	248

第一章 关系篇

第一节 关系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的社会曾反对过“搞关系”、“拉关系”，我这里“开市大吉”却要“谈关系”，这不是“对着干”吗？关系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你断得了吗？今天的“公关”工作就是专“拉关系”的。事物都存在于相关事物的关系网络中，事物的性质、地位、面目、功能是靠它界定显示的。过去人们常填的履历表，不是都有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两个栏目吗？何则？没有关系，就不足以表现你的社会面目和影响。在逃犯的关系户越多，就不好归案，贪污犯关系户越多，案情就越复杂，所以广义的说，修辞学本身就是处理关系的学问。首先要处理修辞学和相关科学联系而又区别的关系；要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要处理方法和目的的关系；要处理语本和语境的关系；要处理语用美的表达与逻辑表达的关系；要处理美的表达与规范表达的关系；要处理寻常表达与超常表达的关系；要处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要处理矛盾统一的关系；要处理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要处理条件配合先后主次轻重关系，使之谐调化，恰当化等等。规律就是关系的必然性，因果、条件和趋向。这里设关系章，就是要明确修辞学的面目，界定修辞学的范围。斯大林谈自然辩证法时说：“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

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①

《修辞学》的关系户是一言难尽的。

第二节 《修辞学》的左邻右舍

和《修辞学》是一墙之隔的，或内容上有交叉，或互为边缘的学问，有彼此界定作用者，是《写作学》、《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逻辑学》、《伦理学》等。

《写作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最近，《修辞学》像是《写作学》的延伸或属国。文章的写作只有文豪，可能是下笔成章，文不加点，修辞这个第二层次的工序，在初稿行文中就完成了。一般作者的文章写作程序都是初稿后，回过头来，再对文章润色推敲，进行修辞。如果说文章写作是《工程学》，修辞就是文章的《艺术学》，工程需要设计谋化，所以文章写作之前，需要“文心运思”，像郑板桥画竹子那样，“昼间挥写夜间思”，思题旨、思框架、思语境、思语体、思风格、思美化……这些问题思谋好了才能动笔行文，科学施工。文章建成后，才进行修辞的艺术装修。装修要美，美就需要发挥主观的能动性，进行“人人意中有，他人笔下无”的创造。所以在程序上，修辞是文章写作的第二层次的东西。写作学要从宏观上，全方位、多角度的想，解决“聚材命题”“布局谋篇”等有关写作的蓝图性，灵魂性与全局性问题。因而写作学像主干，修辞学像分枝，虽然修辞学并不是写作学派生的。可修辞研究的内容和写作学中的“遣词造语”问题是交叉的。只是历史上修辞学独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630—631页。

立门户了，并取得了户口本，门户上的标记又是“辞格”。就如开荒占草时的“跑马圈地”一样。修辞学“圈出了一块领地”特别是辞格领地，写作学也认为学科的分工，有利于研究的细腻、深化，便也把这块领地让出来，不作深入的研究，便形成了今日紧邻的局面。这两门学问，今天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吞并不了谁。但修辞学，不研究文章的立意命题，等于“失魂落魄”，不研究布局谋篇，等于“抽筋剔骨”。所以就文章写作来说，人们总觉得修辞学不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两门学问靠得这样紧，动一动就有越界的危险。为实用计，我是不准备遵守传统国界的。打“擦边球”，难免越界，请写作学家谅解。我不是领主，是乔居户，无领土成见。

《语法学》是管话语通不通的，是管语言规范法的，是以描写语言词的形态变化规则和语法分类规则，组词成句的规则为己任的。语法管的，是造句的常规形态，修辞是以语言常规形态的“变通”为主要方法的，是管言语写得美不美的。“美”是“通”的上层建筑。变通是常规的变通，是受常规制约的变通，不能变得与常规距离太远，只是有“分寸”、有“保留的变”，所以又叫“偏离”的变。变通总以常规为背景，来烘托自己变异的面目，是说法变，而基本信息不变，如果说变，就是变的更美、更深刻、更含蓄、更形象了。语用的常规现象和修辞的超常现象，在归属问题上容易发生争端。这是修辞和语法的交界处。所以两者也是近邻，或者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历时的道路上，两者的成份可以互相转换，也说明了两者的密切关系性。

《词汇学》是描写语言词汇系统的。研究词的构成方式、词义的性质、词汇类型、词义发展演变的规律、词与词间的意义联系、词的等价物等的学问。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但它却未为语用美准备一套专门用于修辞的词汇。如果说有，只有熟语和诗体词汇具有浓厚的修辞色彩。修辞的美，只能来自对寻常词语的艺术优选、调配和变异的运用。所以词汇和修辞，一个是语用材料的仓库，一

个是语用艺术化的方法。谈到材料的性能，往往词汇涉及修辞，谈到方法和材料的对应时，往往修辞涉及词汇。所以二者的内容交叉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例如1957年一位朋友和我合作编著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绪言”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广义词汇学大体上可以包括词义学，词源学和修辞学。”词汇学再广义，也不能把《修辞学》也“广”进来呀？事实上我们后来又合作编写《词汇学》也没包括修辞呀，说广义的词汇学可以包括修辞学，这纯是误会语言或“天方夜谭”，是词汇学睡梦起夜上厕所，回来时糊里糊涂进错了对面屋的门，上错了对面屋的床闹的笑话儿，许威汉先生提醒我们要从修辞屋里退出来是对的，谢谢！这个误会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词汇学》和《修辞学》两家的紧邻关系。难忘的1957年，正是大抓“右派”的一年，我们虽然没有被抓，但是惊心动魄，时时梦魇呀！在梦魇中写稿，能不说梦话吗？稿子匆匆写完，来不及仔细检查，就交了出版社，犯了这样常识性错误，不是偶然的。若坚持这个观点，起码王希杰先生和濮侃先生会联手找上门来问你为什么搞领土扩张，将军让你“广”一下他们看。借这里的篇幅，向读者道歉了。反正我是心悅诚服认错的。我想再不服气，再行狡辩，就是战犯了，有意搞扩张。至于历时变化上修辞现象转化为词汇成分的情况，更较修辞与语法之间为容易，所以修辞与词汇的关系，可以说是仅一墙之隔的界壁，或门对门走一个堂屋的东西房。

《逻辑学》是研究人的思维形式及规律的学问，它是管思想真不真的。它以反映客观事物真实性和规律性为己任。思想真实，句子通顺，表达优美，这就把《逻辑》、《语法》、《修辞》一条龙的联系起来。修辞学是研究语用美的学问，美离不开真与善，不真不善的语言，是美不起来的。例如，文革期间“四人帮”的文章，专以捏造谎言为能事，断章取义，罗织人的罪状，以无限上纲，把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为目的的文章，语言再振振有词，气势再不可一世，谁能说这是语用美呢？语用之美是以表达内容的真实、确

切、善美，为前提的。故修辞又要受逻辑的制约，违反客观真实性和规律性的表达，通常是使人产生不了美感的。例如，曹操《短歌行》中有句云：“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皓月当空，三、四等以下的星星光亮都被月亮遮盖了，所以“月明星稀”的诗句，景实情真。有了这个符合事理的基础，才好进而实现言辞之美。有人描写夜景却说“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就不合事实了。不合实际的说法，在语言上也就毫无善美之可言了。我在东北师大读书时的好友赵德凡君作文，形容夜晚的景象时说：“窗外漆黑一团团”。穆木天老师幽默地批注问：“多少团？”并给删掉一个团字，因为真实的情况只是“漆黑一团”不是“一团团”，多一个“团”字也不行，差之丝毫，就有谬之千里之误。所以用词是极其需要精审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乾隆帝考一个科场舞弊取中的状元时，对他上说上联儿是“一行征雁向南飞”你对下联儿，对曰：“两只烤鸭往北走”，在寻常的说法里，烤熟了鸭子是不能走的。除非成精！“煮熟的鸭子飞了”，这是修辞的比喻夸张。不是寻常的生活用语，所以这些违反逻辑、虚假，不切实际的说法，脱离特定语境是不能使人感到愉悦的。当然，靠语境的辅助，在不影响交际者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人们也有时利用相反相成的规律，故意“正话反说”，违反逻辑，以取得语感鲜明含蓄美的效果也是有的。例如臧克家《有的人》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如此。谁都知道“活着已经死了”的人是指蒋介石，活是指他肉体的生命，死是指他政治的生命。“死了还活着”的人是指鲁迅这样伟人，生命虽死，声誉不朽。修辞中的“夸张”格，也是故意言过其实，利用违反逻辑的办法形成的，但“违反”也要有个限度，不能胡编。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人们不认为荒谬，因为燕山华竟雪大，这里包括一定真实性和合理性的。修辞遵守逻辑法则是常规，变通逻辑规律也常见，二者从正反两方面，都能实现修辞目的，正说明逻辑和修辞的紧密关系。美的言辞内容还必须善，对社会发展有利，当然有关日常生活的用语，很难一概而论，